

张欣
——
经典小说——

我的泪珠儿

张欣·著

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悲哀
它们无从分离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张欣
——
小说——

我的
泪珠儿

张欣·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泪珠儿 / 张欣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1

(张欣经典小说)

ISBN 978-7-5360-6930-5

I. ①我…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4412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张 懿 张 旬

技术编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刘红刚

书 名	我的泪珠儿 WO DE LEI ZHU ER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0.25 1插页
字 数	200,000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当代都市小说之独流

(总 序)

雷 达

有人这样描述张欣的小说：迷离的辉煌灯火，横流的泛滥欲望，深藏的扭曲人性，悬疑的山重水复，渺茫的爱情追求……这一切共同构成了张欣的世界，游走其中，不免为其所困，乃至神形俱失——显然，这样的描述有失浅表。不能认为只要抓住了欲望、白领女性、都市化、传奇性这些元素，就算抓住了张欣创作的要领。

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说过，张欣是最早找到文学上的当今城市感觉的人之一。张欣善于充分揭示商业社会人际关系的奥妙，并把当今文学中的城市感觉和城市生活艺术提到一个新高度，她始终关怀着她的人物在市场经济文化语境中的灵魂安顿问题。在她当时的一系列中篇小说里，不仅写出了南国城市烦嚣的物化景观，而且写出了大众文化元素无所不在的渗透；不仅写出欲望这头怪兽对所有人的操控，而且写出欲望背后人对终极关怀的诉求；不仅始终以男欢女爱的爱情主题作为构思的原件，而且通过商战背景下，一个个“痴情女子负心汉”或

是彷徨迷惘花无主的感伤故事，表达着对超功利的人间真爱的强烈渴望。张欣的更为独特之处还在于，她的语言建构了一种契合都市语境的特有的抒情风格，一种古典美与现代流行话语相糅合的情调，打造出一种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的时尚化写作模式。于是，在当时新都市小说初兴的大小作者中，张欣是个独特的存在，为市民读者所喜爱。她有如一脉生机勃勃的独流——称其为“独流”，并非多么异端，而是她保持了自己的审美价值和人生价值的独立不羁，为别人所无法替代。

不可否认，张欣确有题材意义世俗化、结构方式通俗化，以及人物选择白领化、中产化等类型化特点，张欣小说中少不了都市小说的一些共性元素，那如梦的情景、物象的铺陈、欲望的膨胀、食色的细述、流行的语汇，但这又怎么样呢？世俗化恰是对人的自然欲望的肯定，是对教条和僵化的反拨；而通俗化则是她的一种审美选择。然而，如果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张欣尚被看作新都市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那么近些年来，随着张欣创作由相对静态转向激烈动态，由闺房甚至直接切入了黑社会，由人性善转入人性恶，她似乎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大众读物写作者，一个社会事件的猎奇者，一个偏向惊悚的通俗小说作家了。有评者对她渐渐丢弃了早期的空灵飘逸和小资优雅，以及抒情和浪漫的笔调深表遗憾，认为是一种审美上的丧失和倒退，离纯文学远了。事情是否果真如此，究竟应该怎么看？

我认为，从主导的方面看，张欣已从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形的叙事模式中跳了出来，不再是“深陷红尘，重拾浪漫”，也不再是白领丽人的怨而不怒，而是向着生活的复杂、尖锐和

精彩跨出了一大步，不惮于直面丑陋与残酷，不惜伤及优雅，遂使她的都市小说的现实感、社会性容量、人性深度、心理内涵都有了明显增强。应该说，张欣新世纪以来的多部长篇，是向着两个向度发展：一是对巨大精神压力和都市变态人格的正视，强化了对人性深度的精神分析；一是向着社会结构和公共领域拓展，多以司法案件、新闻事件为由头，探究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幽暗空间里人性的光怪陆离，寻求正义的呼声。

异质的畸形女性形象是张欣近作中的一个亮点。说实话，我对所谓的女权主义一直心存疑虑，有些问题，越是过分强调，越有可能伤及自身。这样说并非因为我是男性，而是我看到一些女性，尤其是性格过于强硬的成功女性，她们承受了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其艰辛可想而知，她们在精神生活方面却严重缺损。张欣的《锁春记》让我又一次遭遇了她们。她们仿佛自我诉说，又仿佛在无奈追问。《锁春记》是张欣关于女性自身的一部心经。张欣说：“我们终将发现，对手来自内心。”这部作品着力塑造的三个女性，她们都是优秀的，她们的生命轨迹却不寻常，而且心灵在不同的境遇中发生了畸变，最后一个结局凄凉。在外人眼中一向幸福的佳偶庄世博与查宛丹，之所以出了问题，原因或许很多，最直接的原因却是庄世博的妹妹庄芷言从中作梗，生生地拆散了他们。芷言一直守在哥哥身边，她不能容纳哥哥身边的任何一个女性，查宛丹的无言退出和出走，叶丛碧的无声忍耐和相守，都是因着对庄世博的爱。叶丛碧最后意外离开人世，庄世博无法收场时芷言又承担了一切，然而，貌似内心强大的芷言最终却选择了自杀。她是一个

彻底的失败者，她的秘密便是禁欲式的“锁春”，深爱丛碧的净墨窥到了她的秘密，净墨的厌恶是一根刺，深深地扎在她心上。一个优秀的女人最终像一片羽毛一样随风飘逝。《锁春记》的文本是错综复杂的，但却有如《红楼梦》的一个枝杈，三个女性的人生和命运都是绕着一个男性所展开。

在《锁春记》中，值得注意的是张欣转换为男性视角对女性命运的一些思考。庄世博其实是深爱他的第一任妻子查宛丹的，但是，面对一个击剑者、一个在生活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妻子，他多少失去了自信，以为妻子一直暗恋别人。所以，当他一旦遇到较为世俗而简单的叶丛碧时，便感到了放松，自己很清楚，放在过去他是不会喜欢她的，但现在不同了，他劳累的心需要轻松与体贴，这一切是查宛丹所不能给予的。女性的过于强大必会带给男性无穷的压力吗？现代社会那些优秀的女性，其实反过来承担着比普通女性更大的来自社会和男性的压力。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向给我非常温暖印象的张欣，会选择一种较为极端的人物来完成她有关女性的心经？依照她在《幽闭》一文中的说法，那是因为我们的的心灵已经幽闭和麻木得太久，但她仍然期待着有一天把坚冰打破，让万物花开。

揭示深藏着的人性的复杂与诡谲，直面变态人格，是张欣在观察都市精英人物时的另一出彩之处。张欣曾说：“病态的都市恰恰隐藏最复杂、最不为人知的人物关系，隐藏着让人心酸的哀怨、感慨和心悸的插页。张爱玲也说过，人生如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读《锁春记》不期然地与萨特的那句名言相遇：他人即地狱。其实，庄世博完美的外表下隐藏的是

一个自私的男人的灵魂，他对叶丛碧只是需要，而非爱情。叶丛碧出事后，他选择了逃避，而非面对。时时守护着哥哥的芷言觉得哥哥有病了，甚至为他去咨询心理医生，得到的诊断是没有病。她不解。事实上有病的人正是她自己，在庄世博的生活中，庄芷言扮演了父亲、母亲、妻子的多重复杂角色。她一直压抑自己作为女性的正常欲求，对男人没有兴趣，不想结婚。她的生活是“没有春天”的。从精神分析角度看，这一对兄妹的精神和性格形成可以在他们的童年经验中找到原因。我们在不止一部中外作品中读到过恋母或弑父的情结，读到过可怕的占有性的“母爱”，却还不曾见识过像庄芷言式的专制的兄妹之畸情。或许芷言也如张爱玲笔下的七巧，戴着黄金的枷扑杀了好几个人，也辟杀自己，全是原本和她最亲近的人啊。最后那残酷的结局证明，芷言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她得的是微笑忧郁症。

张欣近作中最令人震惊的人性故事藏在《不在梅边在柳边》之中，这部作品的内容已经不能用都市来框范，它直指人性中那些由童年经历而来的难以磨灭的斑斑伤痕和深刻存在。外形美艳、气质高雅、才干出众的女性梅金是个好妻子、好儿媳、好妈妈，这样的女性是众人艳羡的对象。其实，她从身到心严重造假，为生计所迫时她做过三陪小姐，还与自己的整容医生冯渊雷莫名其妙地发生了性关系。梅金对重男轻女的家人们的仇视甚深。另一人物蒲刃，学术生命旺盛、气宇轩昂，举止上俨然树仁大学的一道风景，有明星般的辉光，人又未婚，颇类完美。可谁知道，这个人却有着对亲生父亲的无比仇恨，表面

上孝顺无比，背地里一直在给父亲慢性投毒，最后与父亲同归于尽。这两个人的内心不能简单用恋母或弑父情结来阐述，他们两人表面上区别极大，本质上却相通。儿时过于贫困落后的生长环境，家庭暴力中的成长经历，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求，和最后的一塌糊涂的失败，均如出一辙。背负着背叛朋友的重负的冯渊雷表面上深爱妻子乔乔，实际上与其他女性有染；蒲刃面临巨大压力，通过与高级妓女小豹姐一起过夜来排解……尽管产生所有扭曲人性的土壤是儿时的黑暗经验，但是，这样的世界、这样的人性，仍不免让人产生绝望之感。

张欣的另外一些长篇则借助新闻性社会事件来展开。《沉星档案》以电视台女主持人公寓遇害案为切入点，引出一个黑道人物——贺少武。《深喉》以某大都市报业竞争为背景，涉及多重不为人知的黑幕交易。它们绝不是对新闻事件的形象化爆炒，而是表达了作家对隐藏在城市深处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深沉思考。《深喉》凝聚了都市报纸行业的竞争、司法界的某种深层腐败，以及人们对正义和道德的苦苦追寻等元素，使之既是一部畅销作品，又具有相当的思想道德价值。《深喉》表层的主人公是追求正义和真理的《芒果日报》名记者呼延鹏，他年轻气盛，有很强的责任感，为张扬正面精神价值不惜冒生命危险，以至身陷囹圄，饱受摧残后几乎失语了，只说“自由真好”。但实际上，这部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深喉”。“深喉”是谁，在何处，小说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确喻示，但我们却能感到“深喉”无所不知，无处不在。是所谓的“上面”的那个人吗？显然不是。是徐彤吗？是，又不是；是槐凝吗？也是，也不是。“深

喉”，就是事件背后所发出的那个更深层的声音。有时候，“深喉”是确切的一个人，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象征、一种信念，是传递正面声音的喉咙。《圣经》上说，那门是窄的，那路是长的。“深喉”就是要引作品中有正义感的呼延鹏等人走过那道窄窄的门，通向其漫漫而修远的路途的人。这就是张欣的都市悬疑小说的意义所在。人总在不懈地追寻着正义，哪怕是隐约的、渺茫的、潜在的。继《深喉》之后，张欣又有长篇《用一生去忘记》问世。文笔十分鲜活，其最大的突破在于塑造了何四季这个新鲜的农民工形象，的确很少有人以善恶同体的复杂去写一个农民工。

张欣最近说，生活永远比小说精彩。我想写现实、写人性，我希望我自己的作品能够直指人心，表达了她希望更深广地拥抱现实生活的心愿。诚然，张欣的近作中确实丢失了一些柔情似水的浪漫，她由婉约转向了冷峻。作为现代都市的书写者，张欣总要扩大自己的世界，总要正视“恶”的作用，总得尝试新的写法。她正在探索中。我们没有必要纠结在张欣究竟算纯文学还是通俗文学，以及孰高孰低之类，在今天没有绝对的“纯”。关键要看，一个作家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她的时代及其心灵史。

第一章

华丽的家庭和生活是人人都向往的，不管它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并且让人内心隐隐作痛的故事。

自从有真正的都市以来，伴随它日益成长的便是各种各样层出不穷数也数不清的楼盘，取名也是“上天落地下碧泉”，应有尽有。住在什么地段，什么居所，已经是无形的名片，更是身份的象征。

盛世华庭当年是外销房，五十万美金一套的公寓楼，你可以想见它尊贵的地位。

当然它的外墙并不是金子打造的，只有暴发户才会想出这么没有品位的主意。楼房看上去很普通，暗红色的外墙沉稳、踏实，却不失王者风范。室内的布局合理，除了厅大房大之外，洗手间和厨房更是超乎寻常的大，不像现在的许多“伪华庭”，厅大得倒是可以翻跟斗，洗手间小得像鼻孔。

房价昂贵的重要原因是，盛世华庭坐落在这个城市唯一的风水宝地——金银岛，名称虽然有点土气但是意头好。这里确实是个聚积财富的地方，除了一座造型别致、耗资上亿元的音乐厅之外，便是母亲江缓缓流淌，金银岛上成片的、极其奢侈的绿地。如果不是市领导急于吸引外资，他们是断然不肯批

这块地的。

那么，盛世华庭的花园与会所，自然也是超一流的。

泪珠儿搬进盛世华庭的时候，年龄还小，当时她的态度有点无所谓，这太不像贫穷的孩子面对奢华应有的态度了，不至于受宠若惊，至少也应该目瞪口呆吧。

这使得她的养母严沁婷也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的孩子。

令人称奇的是，福利院的院长是一个男人，以前是精神科的大夫。可能是过于健全的神经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弱化了他雄性的一面，他说话慢慢的，没有波澜起伏，甚至音量也需俯首倾听，他的目光相当平和，神情是淡而又淡。有时你会觉得他与一位上了年纪的慈祥女性没有什么区别。

他说，这个孩子刚抱来的时候就很爱哭，从早到晚，泪水涟涟，不知哪个保育员开始叫她泪珠儿，大伙也就跟着叫。这里的许多孩子似乎从出生起就了解自己的身世，大多比较安静，也知道如何讨人喜欢，可是泪珠儿总是像受了天大的委屈那样，不认命地大哭。

他还说，她是一个特别的孩子。说这话时，他不经意地看了严沁婷一眼。泪珠儿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院长说，长大也不会太漂亮，而且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那种人。就领养本身而言，她的年龄也有点偏大了。

陪严沁婷一块去福利院的，是她的好朋友邵一剑，目前已经是名气颇大的专栏作家，大报上有她固定的版面，尤其是她的“一剑酷评”，是那些“忽然中产”的白领们追捧的必读文章。不过当年只是一个普通记者的她，被院长说得有点犹豫了。

既然是领养，一定挑个好的，这是她的观点。

一剑所说的好，不是要有多漂亮，她是一个血统论者。一开始她认同泪珠儿，是因为泪珠儿的父母分别是律师和医生，在孩子刚刚满月的时候遇到空难双双辞世。听说他们生前感情很好，虽然命运黑如锅底，但总算完成了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却在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心愿。一剑说，太完美了，完美得像编的似的。

一剑悄悄对沁婷说，不如找个年龄小点的，模样乖巧的，甜姐儿在这个世界上总不吃亏。不过出身一定不能卑贱，至少不能差过泪珠儿。

可是严沁婷认准了这个孩子，她与泪珠儿有眼缘。

院长不紧不慢地说，带泪珠儿走，可以，但有一个条件，不能退回来。

难道她被退回来过吗？沁婷似乎愣了一下，问道。

她已经两次被退回来，即便是个不成材的孩子，也不能，并且不应该第三次受到心灵上的打击，那么她将会永远生活在阴影里。

不知为什么，沁婷鼻子有点发酸。是什么原因退回来呢？她佯装淡漠地问。会掩饰七情六欲，是现代人的重要标志之一，谁见过一身洋装的淑女整天大惊小怪的。

详细的原因不知道，只说她的卫生习惯不好，怎么纠正也不听；她没有礼貌，不懂得感恩戴德；性格方面，既封闭又怪异，总之她不讨人喜欢。她曾有过咪咪和小华两个名字，当然回到福利院之后，她仍然是泪珠儿。

一剑眼睁睁地看着沁婷签下了这份“生死合约”。

泪珠儿的卫生习惯是不怎么好，首先是她不喜欢洗手，却十分爱摸整洁、柔软的东西。沁婷不止一次地看见她长久地、投入感情地抚摩织锦软缎的靠垫，或者是洗过的洁白蓬松的浴巾。沁婷也不止一次地提醒她洗手，泪珠儿就会沉下脸来，一副兴趣索然的表情。她不再抚摩什么，至少在沁婷的视野之内，并且她也不洗手。

你洗洗手，地球不会爆炸。沁婷尽量温柔地说。泪珠儿不理她，径自走了，直到她发火，对她发号施令。为这么小的事，沁婷的感觉糟透了。

她不喜欢自己在家和在公司是一种形象。

同时，泪珠儿有一些福利院带来的收藏，全是些捡来的糖纸，上面印着兔子或者花卉，有机玻璃的纽扣、橡皮筋、已经滚得很脏的小小的毛线团等等。沁婷曾经无数次地劝她把这些东西丢掉，还给她买了芭比娃娃、史努比之类的玩具试图改变她的兴趣，但结果都是徒劳。泪珠儿爱玩的，还是她的那些肮脏的东西。

高贵的玩具总是备受冷落。

有一回沁婷执意要丢掉那些肮脏的东西，泪珠儿当然不肯，她虽然没有大哭大闹，但是眼睛里投射出来的是十分仇恨的目光。这让沁婷冷不丁地打了一个寒战。

然而这些都不是问题，关起门来数落，打开门时伸着大拇指夸奖，这是咱们龙的传人的生活模式。只要出丑出在家里，

什么都好说。毕竟人们是称赞沁婷的爱心的，她现在是一位母亲了，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更加完美了。

可是很快就发生了一件事，让沁婷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天她把泪珠儿打扮得像个安琪儿，娃娃领的白衬衣，带丝绒花边的红格子背带裙，总之插上翅膀便可以飞起来直接做小天使了。

她们到国贸的超市去买东西。要说这里与百货商店有什么区别，那就是物品精良，价格也贵出几倍，所以国贸超市总是冷清清的，让人担心它第二天会不会关门大吉。沁婷觉得这里的购物环境好，又不必担心假冒伪劣，你要想过高质量的生活就得付出代价，这方面她是很想得通的。

买完所需的物品，走过付费通道，她们被门口的保安拦住了。一个年轻、消瘦的保安给沁婷敬了一个举手礼，他说需要对二位检查一下。

这对于沁婷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甚至是人身侵害。她的脸色铁青，却又不便与小保安吵起来，她在心里骂了一句真瞎了狗眼！准备在他们例行完公事之后就找值班经理，一定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栗子饭碗难保。

她们被带进一间四壁白墙的房子，探测器一样的东西在相隔身体一拳的位置优雅地扫移，如果是百货商店断然没有这样的礼遇。探测器在泪珠儿身上亮起了红灯，原来她偷了一只口红藏在怀里。

那一瞬间，严沁婷差点没晕过去，脑袋嗡地一声，顿时满面潮红，像被人当众剥去了衣服般无地自容。她恶狠狠地盯住

泪珠儿，泪珠儿的脸上却是与她年龄不符的从容。

小保安的眼光里充满蔑视，那意思是说，别演戏了，你女儿怎么可能用两百多元一支的名牌口红，谁教她的还不一定呢！如果不是这样，沁婷简直要给这个小保安塞小费了，是他让她们进了这间房子，否则在大庭广众之下，她如何收这个场？

回到家里，沁婷让泪珠儿跪在客厅的地毯上，她手握鸡毛掸喋喋不休地教育女儿。一侧墙壁上的镜子里呈现出她凶恶、歹毒，像用毒苹果害白雪公主的老太婆一般的模样。她头发凌乱，高跟鞋东一只、西一只，人像上了发条焦躁地走来走去，声音尖厉如金属划玻璃……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吗？她历经苦难，奋斗多年所规划、实施的这套东西，根本与她想像中的情景面目全非。她陡然丢掉鸡毛掸，蜷在沙发里哭了起来。

她跟泪珠儿一个星期没说话。

沁婷始知，为什么泪珠儿被两次退回福利院，而院长又“逼”她签下“生死合约”。

她没有后悔，如果她是一个患得患失的人，就不可能有今天骄人的成绩，然而她不可能不抱怨。

一剑和她的丈夫老何组成了一个丁克家庭，在不要孩子的问题上理论多多。有一次她说得太振振有词，沁婷不满道，你结婚的时候都三十六岁了，不生也罢。一剑被点了穴，反唇相讥道，你怎么知道我就生不出来？

沁婷没说话，她是一个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沉默的女人。但她心里想，生不生的，何必有那么多的说法？就像老何，在大学里教历史，自己也像历史一样又老又旧，纵是有一肚子的学

问也甬想转化成一分钱，听着他神聊你是真开心，看着他整天喝茶、睡觉、看书、盯着金鱼发呆你是真着急。然而，但凡什么人，相见欢就好。一剑非说他是“和氏璧”，天上难找，地下难寻，仿佛这普天下的女人都不识货似的。

当然当时的一剑还是单身，正在挑挑拣拣寻寻觅觅之中，有较多的时间陪沁婷说闲话。沁婷一直喜欢一剑的尖刻，她的一针见血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诉说泪珠儿的种种不是，沁婷的口气犹如抱怨婆婆。一剑没有切身的感受，不以为然道，泪珠儿如醉如痴地抚摩柔软的东西，自然是渴望一种母爱，那是她想象中的母亲的胸怀，至于她收集的那些破烂，它们伴随她度过寂寞、阴暗的童年，是她不可能离弃的东西，已经成为她情感的一部分。但是说到她偷东西，一剑便不做声了。

过了一会儿，一剑突然说道，我很怀疑泪珠儿的出身，什么原因也没有，就是怀疑，直觉告诉我太过完美的东西事实上很可能是一团糟，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何况院长一看就是一个万事有所保留的人。

沁婷不快道，又是你那套贼的儿子永远是贼的理论。

我可没这么说，但是出身的确很重要。一剑这样辩解了几句。

你的出身也不见得多么高贵。

所以我总也摆脱不了穷人的习气。

沁婷总算无话可说了。